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帕维奇的小说杰作

◎ 于是

冤家, 以及人类
“死本身不会死去。”

终结于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故事, 始于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征服威尼斯的时期, 奥普伊奇打死了奥地利军队中的神枪手: 泰奈茨基。他俩都是塞尔维亚人。他俩的儿子也都是军人。

索福洛耶耶·奥普伊奇从小跟随父亲远征, 在法国军营里长大, 每隔十年见识一次战争; 他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秘密的渴望, 在欧亚大陆之间、巴尔干的没落帝国里, 在新生而真实但又与自己民族无关的各国敌人面前, 迷茫的他“力求促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泰奈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热爱打了败仗的父亲, 痛恨投奔奥地利军队的哥哥帕纳, 也恨弟弟马卡里耶——本来继承的是铸钟工厂, 现在却为奥地利军队制造武器配件。1813年, 为奥地利效劳的帕纳一心为父报仇, 既要奥普伊奇的女儿的贞操, 也要奥普伊奇的儿子的命。索福洛耶耶战败负伤, 被倒吊在树上, 却被耶丽赛纳救下, 养伤时大彻大悟……他的灵魂见到了肉身的死亡和重生, 痊愈后, 他和散发蜜桃香气的耶丽赛纳陷入爱河, 远离战争, 再听从渴望, 追随父亲, 来到君士坦丁堡……

闪烁在世家恩怨表层的是马刀、提灯、刀鞘和长枪——是刀光血影; 而沉浮在表象之下的是欲望和生养, 拉斯蒂娜, 约瓦娜·杜尼亚·耶丽赛纳……这些童话或神话中才有的女人让血脉明暗交融, 让世族爱恨在民族胜败的波动中渐渐隐退。

故事里洞悉真相的人物, 都不是寻常人: 三死而不死的吸血鬼, 伪装成铁匠和骑兵的魔鬼, 以及拥有灵魂和肉体的双性别的第三种女人——

“第三种女人不遵守在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世代交替的法则, 因为那是属于男性物种的行为准则”。“人类永远十七岁。民族是个

永恒不变的孩子, 它一直在成长, 而它的语言、精神、记忆、甚至它的未来, 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 总会显得过于窄小。语言呢? ……在梦里, 我们全都说一种语言, 属于我们所有人——活人和死者的唯一一种了不起的原初语言……所以, 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逆历史的潮流而行? 任何谋杀终归都是一种自杀。”

——只有他们能超越暂时的胜败, 看清人类的局限: “我们不过是平庸的乌合之众。你可以教一个人怎么把军刀耍得快过餐叉, 但教人仇恨却需要耗掉数代人。仇恨是一种天赋, 就像美妙的嗓音。天赋比任何军刀都危险。”

灾祸, 以及塞尔维亚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灾祸。”

每一句瑰丽如梦的描述都隐藏着这位塞尔维亚作家沉积一生、乃至几世的见识, 故事褶皱里的信息量极多。有些重要的话, 作家会让配角讲。

只出现一次的隐士讲得清胜利者和战败者的后代的不同命运, 却无法理解奥普伊奇、泰奈茨基父子两代塞尔维亚人都为外国人效劳。作家并没有挑明缘由, 只是让老奥普伊奇告诉大家, 为了那些待在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者能够买到火药, 他把自己为法国人效劳所挣到的佣金统统送给了他们……但他的苦心无人能懂, 连儿子都身在局外——“我原以为你会问我们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何时才能让自己解脱苦难, 可你想知道的却只是晚餐。”

这样的故事, 是为塞尔维亚写的。帕维奇的一生(1929-2009)刚好经历了南斯拉夫从王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解体的整个过程, 但无论怎样, 他首先是, 也最终是塞尔维亚人。创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时候, 曾有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南斯拉夫已解体。解体之后, 夹缝中的

塞尔维亚举步维艰, 左右为难, 恰恰呼应了这个虚构故事中的局势: 法兰西和奥地利, 象征了塞尔维亚在两种强权强势之间的选择; 最后之恋, 则象征着南斯拉夫曾经有过的和平团结, 一旦相恋, 就已走到消弭的终点, 正是这个国家、这些民族千年未解的悲凉的矛盾。

这片土地上的成败轮转过于频繁, 今天随这方战胜, 明天却不得不屈服于战败方, 塞尔维亚人心中的胜败就是如此复杂。在夸张的故事表层之上, 帕维奇用近乎童话的笔调消解了荒诞, 时间轴却紧扣现实中的历史, 点明了第一战是在拿破仑军队夺取威尼斯的时候(1797), 第二战预示着拿破仑的大败(1813), 反抗土耳其的塞尔维亚起义也受到牵连, 先是失去最大的支持者(法兰西), 短暂的独立政权瓦解, 再接受奥地利和俄罗斯(法兰西昔日的敌人)的支持, 于1817年获得高度自治的起义成果。

小说是开放的, 恰如历史和现实向未来开放。老奥普伊奇消失了, 但别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塞尔维亚, 这就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联想……

塔罗牌, 以及小说创新

“我们处在一种阅读方式的终结点上。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 而非小说本身。处在危机中的是那种单行道式的小说。一些别的东西当然也处在危机之中, 那便是小说的图像视野。”这是帕维奇发表于1998年美国《当代小说评论》中的文学观点, 那时,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英文版刚刚问世。

书籍确实在危机状态, 如今小说的贩卖需要设计、新媒体、衍生产品的联合推动, 似乎, 才能引起大众足够的注意力。2016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文版面世, 费了一番苦心做了礼盒套装, 附送一副塔罗牌, 期望多少能改变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 拓宽小说的图像视野。



事实上, 二十世纪晚期的欧美小说家一直在探索小说的新形式, 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埃柯的《傅科摆》都是最好的例证。要说纸牌小说, 法国新小说家马克·萨波塔曾于1962年出版《作品第一号》, 小说段落好像写在大张扑克牌背面, 整本书没有装订, 可以像打牌一样洗乱, 重新组合, 人物关系相对简单, 与此相比, 无论从情节、寓意、语言或整体完成度来说, 1994年的史上第二本纸牌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都让人拍案叫绝——

三组牌, 各七张, 每一张牌对应一个人物的一段故事, 根据塔罗牌上的形象(魔法师、女皇、恋人、战车……)为线索组织起来的章节天然地具有魅惑、神秘的寓意。据说也可以穿插, 洗牌, 像一千零一夜的纸牌版, 组合仿佛无穷无尽, 让每一次塔罗牌算命都成为描述、预言及寓言的精彩表演——试想你用塔罗牌摆出今天的命运, 阅读相应的章节, 记住人物的语言, 会不会脑洞大开, 解读出潜伏在命运深处、超出个人体验、却忠诚反映人性的启示?

帕维奇是一位想象力惊人的文学大师, 他的前卫表现在崭新、精致的小说形式上, 甚至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期待数字化写作, 并认定这部塔罗牌小说“很容易被想象成、实现为视频游戏的小说”。因而, 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生命力旺盛、通达几百年的故事能借由不同媒介流传下去, 更期待帕维奇的创作精神借由杰作传播到中文写作世界, 用不拘一格的小说包容民族性的历史反思。

新书推荐

《深夜的蚕豆声: 丝绸之路上的神秘采访》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家雪漠的丝绸之路主题小说集。该作品, 以一位西部作家向前来采访的西方女汉学家介绍中国丝绸之路为线索, 引出19位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发生过的男人、女人故事和生灵、信仰故事。这些故事扎根中国西部土地, 有着鲜活、浓郁、独特的西部味道, 将西部人的世界观、西部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展露无遗。《深夜的蚕豆声》与长篇小说《野狐岭》、长篇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 共同构成雪漠的“故乡三部曲”。它们呈现了西部的三种风貌, 定格了雪漠心中的三个故乡。《深夜的蚕豆声》中是本土向世界讲述的故事里的故乡。

《甲骨时光》陈河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甲骨时光》是陈河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 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 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 来到安阳调查、发掘殷墟甲骨的故事。陈河并不满足于他既有的创作高地, 这一次, 他将笔触探伸至一个文学创作中鲜见的领域, 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跋涉, 在纪实与虚构之间, 重塑了国人的勇气、智慧与气节。

《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南无哀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全书仔细考察了170年来西方摄影家在中国的拍摄活动, 在两方面拓展了视野。第一, 综合运用东方学、历史学等多种学术工具, 拓展了摄影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首次勾勒出西方人拍摄的中国照片中潜伏的“东方学影像链条”以及这一链条的演变。第二, 拓展了照片的社会——历史视野。通过考察西方摄影家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 揭示其影像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内涵; 同一幅照片, 英国人的解读与中国人的解读是不同的, 中国读者面对西方摄影师拍摄的中国照片经常停留于画面本身, 照片背后的内涵常被忽略或没有意识到。

《百年旧痕》赵珩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是如何走过百年的? 旧时北京为什么分为宛平人和大兴人? 旧时的北京如何出行? “四合院”和“四合房”有什么不同? 京城人如何看待? 孩子们如何上学? 王府井为什么被称为北京的香榭丽舍? 旧时北京的古玩如何收藏与买卖? 作者以亲闻、亲历追忆旧时风物, 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 从城市规划到社会交往, 从文化娱乐到医疗教育, 以日常生活的角度还原微观历史, 回溯北京的百年变迁, 并观照社会生活变化背后的文化移异。

我看《梁晓声自述》

◎ 朱全弟

收下!”梁母婉拒不过, 只得收下, 走进屋里拿出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咸菜疙瘩给赶车人。这回轮到赶车人犯难了, 最后看见梁母一片真心实意终于收下。

梁晓声写道: “由我的老母亲联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 那些平凡的甚至被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 对于她们的女儿, 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梁晓声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凄苦, 但还有温馨。他的自传不是写成功辉煌的, 有感恩, 更有直面解剖自己甚至不惮以内心的“丑陋”示人。

下半部是“我的人生自述”, 一样“揭短”: 梁晓声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那是读小学时, 因为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 他被认定为个人卫生不合格学生之一, 不允许进入教室。对于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 梁晓声差点为此退学。但是, 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语文老师

看见两眼涌出泪水逃出学校的他, 追了出来, 并终于喊停了奔跑的梁晓声。这位让当时叫梁绍生后来叫梁晓声记得一辈子的语文老师, 改变了一名学生的人生轨迹, 却在“文革”中跳楼自杀。小学毕业后, 梁晓声回去看过她几次, 有一次正遇上她被批斗下来, 剃了“鬼头”, 脸上的墨迹还不许洗掉。

名人的传记多的是“功勋簿”。梁晓声的自传让读者感到亲切、真诚、坦然, 看似一切平淡的底下, 却有汹涌的波澜。而他高超的叙述手法, 使人掩卷仍在沉思。“我的第一支钢笔”, 五年级的梁晓声为了买一支钢笔和母亲哭闹无果, 他转而去帮助上桥的人力车夫推车去, 这样可以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在雨中, 他用稚嫩的肩膀去顶着车的后身。车停了, 梁晓声向那人大声说: “给钱!” 那人呆呆地看着他, 他也愣住了, 原来拉车人是他的母亲。母子俩完全怔住了。世界上有许多悲情事, 若此, 让人无语。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搞创作, 感念提携自己的恩师, 乃至直言不讳地批评有人“忘本”, 这就是梁晓声的可爱之处, 一点也不世故。在复旦大学读书, 那个年代, 梁晓声与留学生沃克的友情, 真正的君子之交, 是为中国人争了光的。在得了肝炎的人生低谷时期, 对于三位女知青的情感寄托, 其实不写也罢, 毕竟是人的内心深处心理活动, 没有什么后果。但是, 梁晓声依然无情地揭露: “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 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 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 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 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

他用排比句声讨自己, 我却看作是: 他在宣扬和主张并且试图挽回人间最美的真挚感情。喜欢梁晓声的自传, 包括还有书中的很多故事, 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其他许多人的内心深处的问题, 这一点却由梁晓声写出来了。

自传可以这么写。感叹! 上半部“我的父亲母亲”, 开篇就直白道来: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他强调了自己是原籍山东荣成温泉寨村人祖上“尽是文盲, 尽是穷苦农民”。

真实, 以后文字皆如出膛之炮弹, 轰轰作响, 掷地有声。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 梁晓声少不更事地原生态地叙述了自己和父亲的纠结, 包括复杂的感情和矛盾。但是, 读者最终从中看到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大爱以及无奈。如今痛心疾首, 那些事都是饥馑岁月逼的, 现在追悔莫及, 却被岁月流逝无情抹去。

母亲的坚韧, 在梁晓声的笔下尽情地流泻。逢年过节, 为了赶制新衣服, 只睡两三个小时的母亲的身影, 在二十支光的灯泡下晃动。白天上班, 经常累得死去, 母亲, 却又一早爬起来仍步行去上班。因为饿, 孩子去抢了赶车大叔的一张豆饼, 被追到家里, 梁母出来命他交出豆饼, 并向那人鞠躬道歉。赶车人是善良的, 知道孩子是饿的, 就抓起门口的斧头, 将豆饼垫在门槛上, 把一块委实不小的豆饼一劈为二, 一半递给梁母, 慷慨地说: “大姐, 这一半儿你